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山谷集卷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録監生臣曹希焜

山谷集卷二十二

宋　黄庭堅　撰

墓誌銘

朝請大夫知吉州姚公墓誌銘

元豐辛酉八月己未朝請大夫知吉州事姚公以疾卒于州之正寢屬吏豫章黄庭堅旣哭公于堂弔問諸孫退則論撰公之世出官次躬行吏考遺諸孫使求立言

之君子銘之其孫洸沆曰實以某年月某甲子奉窆穸於錢塘之某原舉先夫人祔焉維先人之治行它人所不能言銘先人宜莫如子不得辭遂銘之恭惟姚氏其自出甚遠其後乃占吳興武康察及思廉父子以史顯璹元崇皆武后時宰相而元崇汔相泰陵名重天下姚氏遂為中州姓族與唐俱盛衰有仕江南李氏以軍伐補東布洲鎮遏使者諱瓘李氏納圖籍遂歸田焉是為公之高大父東布洲今通州之淨海也故公為淨海人

曽大父諱某皆有潛德在田里及公起家仕至中郎累贈先府君刑部侍郎公登慶歴初進士第由縣尉至作州所至各有吏能言九遷為職方郎中會新格以階寄禄故今為列大夫嘗以博士勾當廣西經畧使公事廣東西新去兵火所向瘡痍者未起公招慰拊納人就耕食使者視成以書最知鬱林州三歳未嘗論决大辟今天子即位遣子弟修土貢例當推恩公六子皆未仕遂不遣子而遣其弟旁郡不能者多愧之通判杭州州東

挾漕河皆民田白龍澤岸善決毀民成功公至則為捍水隄於今以有年其為吉州益以揉熟世故左右文法又其資長者始至承前守留事訟訴盈庭逮報受書數吏不勝舉辯文吏亦以嘗公公色夷氣平徐徐區別皆盡人情而後境中日以無事出報謁賓客一府皆驚公忠信孝友好學不倦下士如不及任職直前不為後日計祿仕垂及四十年奉身菲薄而棄諸孤之日衣才可以斂帑才可以具喪而諸孤無以歸其砥礪廉節不減

古人公諱某字某年六十有三夫人某氏有封邑於金華先公七月卒六男子長則洸虔州司理參軍滂蘄州蘄春縣尉汲滌沆滸五女子適某官應昭若某官阮之武某官劉敏脩敏脩之配既没許以繼室歸之而未行也銘曰

諸姚有聲望自吳興唐遷江南乃籍金陵有以武功

執戈海浦連其曾孫耕食不去公舉進士興于畝桑

勤官下邑薦者交章從軍桂嶺别駕海碣奉公恤民

如我飢渴初不赫赫去思則多及爲廬陵下車以歌宜壽富貴而不克享勒于銘詩封恨黄壤

朝請郎知吉州畢公墓誌銘

吉州太守畢公以元豐五年冬十一月己丑殁於理所屬縣皆來弔哭越厥月己亥咸集乃稽度初終圖建不朽謂豫章黄庭堅曰我公好學力行能仕立節安可無述其孤平仲伏哭且言實將以某年月某甲子葬於浮光先光光禄之兆先夫人趙氏繼室夫人滕氏皆祔焉則

會有僚詢事考德勒之金石公諱某字某銘曰

於惟畢公㣲周祚國厥興來仍有萬吉卜曁卓至誠

文獻方轂中原之季託植南邦高王父璵始籍浮光

奕世濟美執經躬耕王父中正贈官中都先人諱京

實光禄卿公舉進士以親受福初載州縣薦書一束

奉佐秘書主簿國子教民咸平以奉常丞佐調兵食

五十七州輸錢轉粟使者借籌考教至遠䘫䘫羊牛

維深與磁維二千石熈寧甲寅河食我壁聯桴委粟

調護老弱降兵葯室不請隣糴流者歸野止有麰麥公厨告病貸之私籯始其去歸折券不征持節隴百城竦竦湔拔廉秀劾遣贓冗都尉輕車尚書中樞肅肅雍雍象服左魚朝奉朝請實維新書吉在江西素號難附公父母之旹語詆訶曾是健訟化為舞歌公生戊戌歲復元首我民無禄公疾卧牖上章請老王命休之拖紳拜賜屏樂治歸哭者隕涕孰能使之其配趙女椒不盈升來繼婦職汝陰之勝其宜家人厥

年不登有婉淑女采自葑菲壼儀柔嘉維妾李氏能

力大故良恤應禮公子三男惠連有萋平仲和仲季

未勝衣蓋七女子伯嫁而死四歸以時三處未字長

倩孫婺淮海維揚大梁開封羅適魏相濟陰曹南任

氏元常謞謞諸胥官學譽處人亦多公擇士歸女公

姿忠純言可信期秋陽皦皦表襮不施力學好問胷

次積藏有來咨求傾寫河江稡言所收齊諧所記叒

轂流膏坐客疊疊奉已純約與人務慱錦衣被纇不

有其文世家多財而不安富惟避分貲以殖季父孩養嬴露爰及昏娶吏事儒雅孔惠且明不張聲勢隱哀索情髙明顯融萬鍾應有慈祥弟友訖不中壽非此其身或昌厥後浮光之麓楸柏既林鑱詩立宅亶古求今

朝請大夫致仕狄公墓誌銘

公諱遵禮字子安唐大臣梁公之苗裔避五代亂始去太原稍占籍湘潭間公之季年乃以挈家食于荆南而

墳墓實在陽翟祖希顏徐州録事叅軍贈兵部尚書父棐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亦贈工部尚書公之伯氏遵度字元規名士也故公之學問淵源近前輩有所聞則行之少以父任試秘書省校書郎三遷為大理評事知湖州安吉縣明州鄞縣稍有能聲以大理寺丞通判成德軍通判蜀州賜緋衣銀魚又通判江寧府知興化軍發運使改鹽法薦公知漣水軍廢軍為縣改知沂州未上選管勾牛羊司罷知淮陽軍避高遵裕改通州於是

七遷爲尚書駕部郎中賜紫衣金魚改朝議大夫管勾崇禧觀以本官致仕以子明遠任右朝請大夫進左朝議大夫致仕六年乃卒享年七十有六實元祐九年正月也勲上柱國爵西城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户夫人壽安縣君鄒氏七子長則明明遠次明復前河南府左軍巡判官次明權蚤卒次明通郊社齋郎次明忠假承務郎次明述明昭三女子嫁通直郎吳充禮蘭溪尉沈道宣德郎沈遜在安吉時馬尋守湖州少公恐不任事安吉

大姓俞氏所為多不法前後令不敢擊俞氏私釀酒椎
牛會客公捕得劾治尋大驚曰乃能如我少時在鄞縣
縣中號無訟乃築亭觀延閩人章望之表民與講學士
子頗歸之表民集中有與狄子論事則公也在興化時
邑中仕家十八九賓禮秀孝摧折強宗興温承荻蘆之
陂溉南北西洋民食其功去而祠享之其為通州颶風
壞民廬舍老幼夷處勞来勸戒不以遺後人公天資敦
厚不道人短長仕官且然其所知雖大利害以與人不

知資已待僚屬盡敬見其一長保薦不以疑似小過輕絕之元規早世嫂劉夫人少寡守二女公事嫂撫孤子不愧古人退居與父老款曲未嘗入謁府縣訖于牖下言笑而終不以疾痛嗚呼可以無媿矣明遠將以紹聖改元之明年元月奉公之柩合葬於陽翟之張洞壽安縣君之墓則來乞銘於豫章黄庭堅昔余舅氏户部尚書李公擇元規婿也數為余道子安之為人今子安後歿不得公擇銘其墓銘非余其誰銘曰

良吏循循父母小民事不赫赫故走于塵天下長者

爲人不疚商財計功則在人後嗚呼狄公睦家甚雍

政問得民不問其逢康寧壽考德則自好不富其槖

以仁爲寶膴膴韓城其望具茨公宮其中詔以銘詩

朝奉郎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諱默𦰵道人字復之曾大父鄰大父某皆隱約田間

父晏始命君棄耒爲諸生及君仕於朝累贈至朝散大

夫君幼小執養事師趨庭問膳自有度量識者以爲此

兒當立王氏門戶果登治平四年進士第授什邡縣主簿縣與綿竹縣俱調夫築洛口堰其功十萬鄰邑憂不辦君酌民言而賦功省公能愛民力不閱月而成遷通泉令通泉歲饑甚君不待報而發廩久不雨至是而雨縣有千頃渠堙廢不知其始其旁短戶積歲不能入賦君因其民願決其源二十里注之江歲以大熟民晝像祠之熙寧中中書房檢正官熊本察訪陜夔路青苗免役法任君定奪兩路役法及州縣應廢者以君為能使

者文章薦之改中書省著作佐郎本薦君可任提舉常平詔引上殿會耳聵不能奉詔乞得監味江鎮茶場以憂去服除轉運使苗時中饋軍與奏君管勾文字討乞弟師還以瘴癘不能隨師者萬人且棄死夷地矣君請以運糧虛舟載之分責使臣將護醫粥以卒之存亡為殿最所全活者十七八以軍功吏考遂改承議郎覃恩遷朝奉郎既而歎曰吾聞人言憒憒也終不可以立於朝於是請老而歸年始四十有八遂放浪江淮山水間

歸而治大宅開花圃築臺榭與父老歌舞之如是十年乃終享年六十初室陳氏生二男四女而卒追封金華縣君繼室張氏亦蚤卒追封華陽縣君男曰洪以任為太廟齋郎大邑縣主簿曰源舉進士女嫁進士廖亶陳處義程導道其季居室洪卜以元符二年十一月葬君於西岸之白水近朝散君之兆而來乞銘復之於庭堅同年進士也雅聞復之為夔道之鄉先生人所愛敬近乎古所謂歿而可祭於社者故敘而銘之復之少時貧

甚富室子弟會于州學召一儒生講春秋君造講席而儒生揮之君以怒去歸杜門讀春秋一月乃從儒生質所疑儒生噤不能答君因為諸生講之皆得聞所未聞其從仕未嘗營私先國先民凡吏事它人所難辦君嘗優為之諸公要人聞君才多欲推之於要津君曰豈不欲往無如病何其以人才為己任者未嘗不歎也君於文無所不工睥睨立成或不加點而文理粲然可觀坐客有豪俊者欲以多窮之君下筆如流水坐人皆驚其

於事親居喪盡歡盡哀於兄弟朋友譽其賢者以勸不肖於四方游士為之依歸生館之死葬之於其黨之孤煢衣食之教養之使男有室女有家於鄉鄰卹其無而規其惡至甚無賴者衆會唾辱之里人畏之甚於刑罰性狷介不能容人之非州縣有過舉輒上書論之昔孔子為叔向流涕曰古之遺直也君尚似之其銘曰

復之其頎而嶷而岐桃李有實其下成蹊羔豚之割我有餘刃善刀藏之施於有政蘭臺石室如君者幾

以病去祿不濡其尾可祭于鄉知德者鮮我文昭之

尚以行遠

承議郎致仕張君墓誌銘

君諱渭字象之實清河張氏有以工部侍郎致仕贈司徒諱去華者始居洛陽蓋君之曾大父也光祿少卿致仕贈兵部侍郎諱師錫者君之大父也尚書職方員外郎致仕贈中大夫諱景伯者君之考也君天資孝友敏於吏能其家居不問有無樂以市義雖廢疾不年而為

子為吏皆可紀中大夫公老在家性剛嚴少可君年最少事之盡其懽初仕為蒲陰主簿吏不能弄以事去為臨潁主簿以廢監牧有勞遷涇州觀察推官軍輿佐使者糧餉辦薦者交章改宣德郎知飛烏縣值元祐初改復差役君悉取故役書治其凡而委其僚陰察其財力戒吏具戶版等色而虛其名姓期日會民於廷曰某服某役某服某役一邑吏皆驚民睊相視而定飛烏於梓潼為山邑不當孔道而公帑市絹居一州之半君盡得

宅邑之則力請均歲市之籍力爭之乃見聽是歲減三之二去而民烝嘗之以疾監西京糧料院疾益侵以承議郎致仕而卒得年五十有四娶李氏尚書駕部員外郎育之女先君卒十有二年追封昭德縣君子曰羽孫曰𪊨二女子長歸進士及第蘇大壽而卒次歸進士朱佾君卒後某年當紹聖五年某月某甲子奉君之喪葬洛陽兵部公之墓次時公之弟汲狀君之行事來請銘

銘曰

張起清河以文震驚衣冠濟濟吏有能聲正國兄弟
干將發硎斷蛟劃犀揚于帝庭君有家法其録其斧
小試則然而命不偶我銘其坎以怨坎壈

朝請郎湖南轉運判官吳君墓誌銘

公諱華字孚道魏夏津人大父諱用之滁州全椒令遂
為全椒人父諱頓婺州永康尉嘗有陰德永康紀之歿
殿中丞以公伯仲贈大中大夫公舉進士為襄州司户
參軍以憂去調真州揚子主簿遷池州貴池令改秘書

省著作佐郎知廣德軍建平縣通判韶州就移知南雄州課為廣東第一擢知吉州課又為江西第一除江西轉運判官徙湖南居數月寢疾歿於官享年五十有三元祐三年四月某甲子也公由少年書生治經術為州縣吏遇事力行所聞天性精於吏職其所至必令行禁止貴池民兄弟相與訟田為垂涕說同生當相盡以恩義意兄弟皆感涕去方使者行新令給青苗錢公不格詔令而實予可貸之民使者按常平錢不盡予民取文書

視之皆如令在建平當熈寧甲寅乙卯歳饑饉公舉荒政勸發廪所全活以萬計南雄州有吏胥鬻獄把持長短不可治闔公嚴能乃匿去為外臺吏公下車盡得其姦狀捕收伏法郡内肅清北人官死嶺南者調護其孤因材為之地使得食得歸其事米鹽人不厭其細也又吉州自蹇周輔增鹽課二百萬民已失生理而魏綸上諸縣增課九十五萬公至則告諸令後所增鹽勿以為課為郡獎善士勸不能去其甚汙德意茂美御姦黠吏

有譽策能左右之故元祐初御史按察南方而公為愛民吏近臣交薦才任監司朝廷當用之而公捐館舍矣公娶獨行沈君士龍之女封安仁縣君子男朋早卒羽秀州軍事推官與行玆同時中進士弟珏亦有藝文女許嫁進士江與京諸孫序列公之世家能事來乞銘曰將以某年月某甲子葬公于全椒之原又再使來速銘公之兄蔚深道與余同年進士予又於羽有雅故故叙而銘之銘曰

嗚呼孚道維出蔪蔪少吏于政有親有嚴食之衣之
睦其不咸治大如小察民肥瘠我牧不煩其羊濈濈
公居是邦民畏失之追其去歸思而述之方行萬里
天實璺之有藴未宣孰能抉之羽竝行兹祟棣偕止
而珏暮子鄂不韡韡我視其興則公受祉

東上閤門使康州團練使知順州陶君墓誌銘

府君諱弼守商翁陶氏蓋祡桑諸陶有諱矩者避地將
家占零陵之祁陽矩生躅躅生鈞贈殿中丞殿中生岳

仕至職方員外郎贈刑部侍郎是爲君考府君少孤志
行磊落權奇左詩書右孫吳同學生歎伏之以爲一日
千里困窮無地自致迺聚晩學子弟講授六經以奉母
夫人長沙太君甘旨慶歷中莫猺諸唐據湖南山溪鈔
掠郡縣提點刑獄楊畋召君俱行頗用其策謀君亦分
軍薄嶮得挑油平太平峒於畋軍中功第二以進士調
授桂州陽朔縣主簿儂智高蹈籍二廣畋以書召君掌
機宜秉驛至曲江畋檄君下英州議救廣府賊已走連

賀蔣偕一軍没餘衆潰入山林賊聲勢張甚君以便宜頗取敗軍白旗大書曰招安蔣團練下敗兵使十數輩持徇村落收得散卒則迴路趨賀州就糧州將持法拒君君曉以大義迺聽活千餘人送幕府會畋罷去不為功然畋在朝廷每為人言湖南軍中獨得陶弼一人耳君久次迺為陽朔令以吏考除大理寺丞監潭州糧料院廣南西路提點刑獄李師中論薦其能擢知賓州詔換崇儀副使知容州以六宅副使知欽州數以母老乞

歸極懇惻不聽既丁内艱徒行奉喪歸葬祁陽奪哀以
崇儀使知邕州招納訓利等六州蠻及廣源内附儂智
高千餘衆皆就耕食君亦再滿任乃得請知鼎州詔使
按治辰州南江諸溪蠻宣撫使舉君知辰州又奏君不
上吏課者二十年遷皇城使措置北江用反間使彭師
晏自攻伐歸其地縣官王師問罪安南以知邕州又用
宣撫使辟知順州四遷為東上閤門使康州團練使年
六十有四終於順州之官舍娶丁氏錢塘縣君生子適

冠而死以允之孫同為通後授郊社齋郎六女長嫁寧
鄉尉嚴介而卒其五居室君不治細故獨以文章自喜
尤號為能詩年三十起從軍心通悟達兵家機會能得
士死力智度閎深調護不虞不見圭角遇倉卒大軍常
倚以為重作郡縣順民立條教當其艱勤與吏士同甘
苦不以遠朝廷故不盡心力所臨數州夷夏斬斬以約
信為威嘗請郴桂靈渠通漕湘江軍興轉粟可十倍使
者不能聽李師中在廣西迺用之於今為功廣源酋長

劉紀數請和市太平寨規覘國欲生事徼功者吹嘘助之君伐其謀後數年和市議下劉彝沈起之事是矣順州草創存亡不可知受命即上道折箠指撝溪洞晏然在軍中三十年夷險一槩使者多朝廷大吏察治狀無以易君故求去輒進官重任使遂老於桂林表裏事毋孝謹白首盡其驩平生詩文書奏十有八卷讀其書知非録録者元豐三年十月丙子葬零陵之金釜山下銘曰

武夫面牆文吏疢武維此康州俎豆軍旅烏合其兵忠信成城教子弟戰衛其父兄秉鞬行權處女脫兔及其既平左規右矩虎媚養巳時其飽饑康州用士可赴深溪子拊悍婺姑息夷獠我一以律不殘不傲藥不皸手漂絮終身或千户封奇偶匪人梓慶為鐻不懷慶賞康州撫師尚以義往大能小施夸者技癢我安養命民得休養邊陲之守不必摧鋒我銘康州

武勸士功

西頭供奉官潮州兵馬監押尹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尹氏鄭郡人宋有天下尹氏以武功顯廷�

勛起佐命終滁州刺史贈太子太師生女輔佐熈陵是為淑德皇后闕為保信軍節度使贈侍中崇珪歙州刺史歙州生昭壽任閤門祇候閤門生元輿元輿耿介有祖風獨不樂為吏肆志江湖間而歿于姑蘇初為姑蘇人君姑蘇之子也以恩補三班借職累遷至西頭供奉官終于潮州兵馬監押得年六十有五

娶錢氏先君卒二年三子公庠舉進士有聲先君卒五月公亶實承其祭其季未名兩女嫁進士薛彥輔右班殿直張克己孫男女四人君有知數敏於事幾歷官七州茍可以益公家便民盡心不愛一毫其在潮州趨吏功尚不衰君歿後太守按行城壘府庫無毛甲事不經君規畫歎其才為揮涕晩仕嶺南英循潮三州士大夫落南方者君以禮意接其人物而推衣食以字其孤未嘗問篋笥凡今出從車騎蘊藉而歸家與妻子商出入

會計毛髮者君所笑也君仲氏宗奭能官而孝友拊君之孤歸女教男甚有恩意舉君夫婦及公庠之喪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序葬於長洲虎丘之原謂其交游豫章黃庭堅曰宗奭之伯氏父子淑善而不遂以客死乞君文使我傳不朽遂為誌而繼以銘詩曰

孝友秩秩凡弟琴瑟同安共恤在官夔夔勸功度宜不求自嬉顏色笑語禮能惠窶見義孔武祿不酎其長固安其藏尚其嗣之昌

左藏庫使知宣州党君墓誌銘

党侯河中河西人而長於京師應進士舉不利以小校從王韶在秦鳳入熈河每戰輙有功三遷乃得下班殿侍權邕州永平寨押伴交州進奉使到闕下河東安撫使曾布奏充准備差使權石州葭蘆寨兵馬監押充河東第九將部將又差權吴堡寨麟州神木寨樞密院批狀指揮發遣赴闕陳邊事党侯言西夏得并敵之利而諸路無先發制人之兵大槩制賊之道四一曰大舉二

曰淺攻三曰進築四曰招來往者病在用其一而廢其三故無全勝之威以制其敵竊謂四者不可廢一但有先後緩急因賊强弱之形而制之朝廷録其言行下諸路乃授河東第六副將改第二副將元符初乃知横州安化蠻犯宜州州將楊應辰射中臂不能軍經畧司以党侯對移領溪洞司事賊退又受其降乃復還横州崇寧初竟用党侯守宜州安化蠻又犯省地侯與東上閤門使統制黄忱戰勝於卸甲嶺安化三州一鎮皆降於

是策其茂功遷皇城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蓋崇寧元年也自下班殿侍十八遷而至於此凡遷官多以戰功超資減年略無一官以歲月積也明年遷左藏庫使而卒於宜州管下實八月丁卯享年五十有四初室曹氏蓬萊縣君繼崔氏長安縣君四男子曰渙三班奉職曰淳三班差使曰湜曰澤五女嫁進士曹鎛數月鎛死今歸在室餘未笄孫男女四人党侯年二十餘從軍在軍中三十年常以不欺立名節及其為州奉身潔清不取

秋毫為吏無日不勤曰不如是不足以報國省閲獄訟事如毫髮許不當情終不快曰不如是民不得其所事有利於物如拳而犯法如粟終不為曰法不可不守也責僚屬以名分甚嚴而未嘗以細故使得罪去也捐館之日斂無複衣歸無槖貲可以知其耆艾守節不衰也党侯諱光嗣字明遠曽大父諱素大父諱宣秘書省著作佐郎父諱武西頭供奉官贈右屯衛將軍渙等將以某年月日葬侯於河中府河東縣之原而乞銘於脩水

黄庭堅實為之銘銘曰

党侯繩繩持廉好清由微小吏以至專城節不衰止身未耋老天奪之耶而喪其寳河東之原宜栢宜松坎其阻深作侯寢宫我為銘詩式告無期曰此廉吏之丘勿壞傷之

朝奉郎通判涇州韓君墓誌銘

君諱復字辨翁其先鄧之南陽人其上世有為龍游令者不能歸而家於陵井遂為陵之井研人至辨翁閲五

世矣曾大父歸惠為州吏當李順亂時諸郡皆尚威斷凡賊所詿誤以盡殺為功歸惠條其重輕過故為等差抱法律爭於廷所活且百人謂其子慶之曰吾後當有興者及爾子孫皆使為詩書慶之生君考顥仕至太子中允世父崇尚書屯田員外郎允震朝請大夫韓氏遂為陵州衣冠族姓辨翁既任中州有田於葉故今為葉人初辨翁尚小自知求師云從世父讀書登進士第調瀘州尉盜殺人而執舍旁子掠服之令謝病不敢予奪

君釋之而趣捕盜出將刑者非真盜已而果然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五臺山寺務司五臺供施傾天下惡少年多竄僧籍中上下囊橐為姦號為不可措手君擿其魁宿置于法按簿書皆得名物代州將防禦使馮行已請為其府判官會軍興辟河東轉運司勾當公事方是時部使者懼乏興皆須一調十君請峻期會法而調以實民用不擾再遷太常博士通判鳳州州久不治君與滯補敗寬而不弛府事簿領一二以名召之郡以最聞

是時民冒茶禁日或千人至有貼妻賣子入償不足而
繫有司君上其狀皆得釋然使者以為是沮吾法遷通
判鳳翔府君治民用法寬治吏用法急姦吏不能堪乃
以綱目疎漏事訟君會使者銜前沮法事即惡奏君坐
停見任官君方具本末求對獄涇帥奏君前所坐非罪
乞以為佐從之涇未幾卒於官享年五十有七初室馮
氏藍田進士行敏女繼室張氏壽光縣君冀國勤惠公
女三男子孟嶢夫季易夫皆有學行仲浚夫舉進士雄

州防禦推官知秦州清水縣三女嫁利州司法參軍趙丕西頭供奉官馮維方廣濟運司戶參軍王望之君幼少重遲不戲長而端方論事取友是是非非不卹嫌怨授易春秋於蜀人龍昌期常稱慕李栖筠之為人人以為君莊重寡言作文詞務體要斷獄深原其情抉治姦欺豪吏奪氣言人之所不敢言葢有賛皇之風云君殁後十有六年當紹聖四年冬某月某甲子嶢夫等乃克葬君於郏城之原使來乞銘銘曰

韓遷井研寢微以湮厥有陰德里中稱仁瓜綿於瓞
既碩其實有斐辨翁其音秩秩自少為吏慈哀於職
匪求生之求得其直論事計可不隨風波有挫其鋒
君益淬磨以小觀大以近知遠不振不年心亨事蹇
不羨之西穎川之郟卜宅固安昌而後葉

朝奉郎通判汾州劉君墓誌銘

君諱禹德州德平人字希儉年二十舉明法及第補欒
城尉名能捕盜奏徙稾城尉稾城盜為不發調德棣主

溥兼縣事鹽井淡而征不除君為歲蠲四十萬罷官民
追送之又為永州軍事推官權邵州武岡縣武岡溪洞
蠻蜂出燒民積聚郡治兵令民入保君從數騎入其巢
穴曉以禍福其酋請殺始事者二人以平以憂去服除
授資州録事參軍兼司法事始至將佐皆易之見其決
獄乃大驚郡有難辨事輒倚君改大理寺丞知北海縣
俗喜屠牛私酤君陰籍其姓名區處具䟽壁間民相告
曰是不可犯遷太子中舍知樂壽縣事遷殿中丞改奉

議郎樂壽南皮縣金隄兩間使者度繕隄以障水利南
皮而害樂壽南皮令以私書誘樂壽仕家子得其願狀
告部使者使者下書問抑民狀君會民金隄乃得南皮
私書而焚之曰南皮令亦欲自便其民顧不善謀耳當
報以德以願者寡不願者衆報使者通判汾州遷承議
郎恩加朝奉郎察舉吏曹不嚴而趨辦汾水破隄侵嚙
永利西監君督護作暑雨中工休乃去以故得疾以元
祐八年七月丙辰卒得年五十有九喪過汾市多隕涕

者喜讀書善射在官居家長者愛之德平王英狀君行事如此英言行有物宜可信故紀馬君曾大父思齊大父誠父芝皆力田而芝以君贈奉議郎娶張氏繼室趙氏安德縣君男曰槃寀棨祭女嫁蘇某張潞鄭彦佐張繹張頎有季居室葬以元祐二年六月丁酉兆於某縣擊壤鄉之西源寀墨衰來乞銘三反而不懈乃予銘銘曰

吏優於儉姦或賄或殘勤民惠卹吏或舞其筆嗚呼

君潔可以馭吏惠可以扶弱孰能不克修怨以德勤事怠食瘁不媮怠其施不遐惟畀之畬力耕者不穡尚其子之食

鳳州團練推官喬君墓誌銘

高密喬君彥柔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豫章黃庭堅曰吾家世籍在昌邑而遷高密居高密蓋五世矣至曾大父以善治生以財雄善里中吾大父喜為俠振人急難以故破家產而貧先人乃讀書年十八舉毛詩學究授咸

陽縣主簿吏以年少易之先人發其姦贓即罪邑中皆驚令貪政疵賴先人得善去鄭邑有田訟十年不決先人行田所視文書一語決之歷海陵稾城縣尉為石州録事參軍掌和糴倉郡將以和糴蒙錢數十萬資公帑諭先人更印歷先人執法不聽至訶怒終不移罷石州調中牟主簿陝西轉運司聞其材辟賑濟司勾當公事以憂去為延長令又以憂去先人事父母篤孝居喪毁瘠再丁内艱遂以衰白欲不出仕鄉人強之乃調河州

軍事推官對移蘭州又調鳳州團練推官提刑司檄先
人決階成州滯訟不幸暴疾歿於成州之栗亭吾母王
氏繼母呂氏高密士大夫之家先人以元祐五年十月
捐館舍明年先夫人又棄養彥柔兄弟宦學四方不得
以時葬將以元符二年某月日葬鄭公鄉大父墓次庭
堅曰變道為令奉公敬決訟平持身廉清淨寡言君子
也其言不妄視其子而知其父可銘也推官諱敞字廣
叔享年五十有六三男長則彥柔前進士夔道令次彥

中舉進士有聲次彦直尚小女子嫁進士劉拯銘曰

才於為吏小試牛刀廉於臨民不犯秋毫直於事上

怒不目逃不極其能又不耆耋繄逢不逢不在巧拙

我銘其丘告後勿伐

太子中允致仕陳君墓誌銘

府君諱庸字景回頴川陳氏也徙京兆萬年唐廣明之

亂以家入蜀遂為眉州青衣人曽大父延禄大父顥忠

以季子貴贈兵部侍郎父希載以府君贈大理評事蜀

亂更五代不解故大理而上三世在野府君始與季父希亮族弟諭學於成都天聖中俱登進士第縣令名其所居坊為三俊初授澧州推官調潭州觀察推官長沙縣孤女有父時田產為其族親所冒沒訴於州縣部刺史累歲不得直府君被檄按之一語而決盡歸所侵地以故湖湘間田訟皆詣所部求決於府君在湖南凡決疑獄二十二再調雅州判官嘗攝名山夾江籍三縣政事多見紀舉監成都府市買院還永興軍節度掌書記

以父憂去終喪屬太夫人春秋高不赴銓集者數年終養久之乃調歙州判官三司戸部以監茶場舉知光州光山縣府君上書言光山號為邑小民醇今者繫獄常數百冒茶禁者十九願弛其禁而征之所棄于民者未多而刑獄大省不報歲饑州將命録富家粟諸縣爭趨令府君獨格不下且言曰勸分固天之道而此邦無巨室焉得粟而分諸終不可得罷光山吏部流内銓上其課引對在庭會有羽書以西師不利趣召二府按邉吏

頊計兵食罷所引選人子循資是時府君年五十有三歎曰吾筋力蓋盡於州縣矣因告老去買田築室於淮汝間曰潁川吾故郡也宴居十年乃終蓋嘉祐十年五月壬戌府君白首好學不衰以義將其氣不為爪牋葛藟以親附人亦不斬然為崖壁其於吏道如良農知田如均匠相木然為縣常加意於尊爵俎豆以時修其禮物旌其處士秀民人又知府君之蘊非俗吏之所能也喜作詩不加琢磨而能自達其意蓋恬於勢利之言也

其在田間不亢不汙有古之仕焉而已者之風初室劉夫人有婦行卒時年三十有八二男子皆前卒二女子嫁進士潘景繼室樂夫人能勤家事姑孝謹喜讀唐書能講道其世故興衰士大夫賢不肖老而記憶不衰壽七十有二生六男而三不淑存者曰槃㮣渠皆舉進士女其一病在室不能婦嫁内殿崇班耿端彦者其季也樂夫人及見孫男女十六曽孫男女三府君捐館舍二十九年樂夫人既祥乃克葬於光州固始縣淮安管鴻

鵠之原二夫人祔焉嬰娶庭堅之女弟以婚姻之故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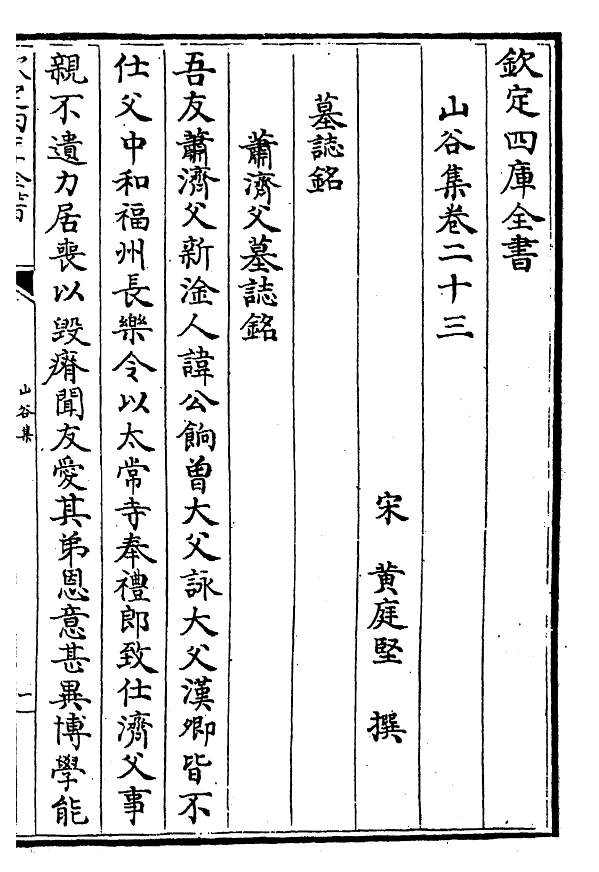
乞銘府君之行義可銘也故叙而銘之銘曰

其生也不汲汲其没也不涸涸窮瀆之泉弗達于逵

鴻鵠之翼不媒于澤燕雀陼天不作不悔生安其邦

没葬其鄉兩嬪㕘行同城也而不同藏

山谷集卷二十二



山谷集卷二十三

宋 黄庭堅 撰

墓誌銘

蕭濟父墓誌銘

吾友蕭濟父新淦人諱公餉曾大父詠大父漢卿皆不仕父中和福州長樂令以太常寺奉禮郎致仕濟父事親不遺力居喪以毀瘠聞友愛其弟恩意甚異博學能

文少時累試禮部在太學有聲稱熙寧中忽自廢不為舉子元祐六年乃以特奏名試於廷得一命歸而殁於牖下享年五十有九娶廬陵段氏生六子男曰韙睢麟玗二女為歐陽𧰼郭欽正妻初濟父既無仕進意築室於清江峽之碕巴丘之上曰休亭閒居且二十年於書無所不觀尤好孟子黄帝素問啄其英華以治氣養心遨樂於塵垢之外推其緒餘子弟習興於學逮其欲出仕不幸而死與濟父游者皆良之故商濟父之得喪而

為之銘銘曰

玉罰岑岑閱世無疆我以為朋章貢合而流清不舍晝夜與我偕行仰其高追配古人鈎其深得意日新力耕孔耘食其新陳其妃能桑以奉補紉調護諸息其櫝其棘各授之職而老斲輪儻而遇合富貴嶫嶫牛羊賓客金玉僕妾怨塞宇宙縈不滿睫以此易彼君必不厭而心為田而智播耰穫而自得是曰有秋鄉曰揚名里曰雙秀才宅斯丘龜筮告猷安只樂只

無廢無圯

王力道墓誌銘

吾友力道諱肱王氏葢瑯琊臨沂諸王在齊不遠遷者其世家序列史官文獻相望有諱某者於其鄉有德没而其配崔夫人與門人子弟誄其行曰恭睦先生是爲君考庭堅童子時與力道游是時恭睦先生尚無恙得入拜崔夫人於堂以兩孺子同學問相愛故兩家親亦相愛力道長予二歲而少成獨立無兒子氣食飲卧起

與書史筆墨俱後七年比歲以鄉舉士俱集京師甲辰丁未歲相從也力道此時律身甚嚴而與人極愷悌於書無不觀而尤喜易春秋文章初不經意睥睨左右下筆娓娓不休熙寧癸酉邂逅夜語於西平客舍謹厚而文甄叙人物有理致予知其在困而不撓也又二年客自齊來乃言力道與往時大異沈浮閭井間得酒不擇處所遇屠販如衣冠愛之者以為似畢茂世光孟祖之為人而力道自言與二子異人亦無以命之或謂力道

窮不偶懟故自放於酒中吾以為力道智及此殆不爾如是三年終以酒死得年三十有五無子有遺文未輯夫人張氏猶尸其祭既祥張氏又卒於是崔夫人七十餘歲矣哭之甚哀力道之兄撫州軍事推官將舉恭睦之喪兆於臨朐之龍泉而葬力道於其域謀曰知吾弟者莫如吾友臨川晏叔原幾道豫章黄魯直庭堅將請叔原序其文而屬魯直銘其墓則以狀來庭堅其可不銘銘曰

嗚呼力道壯長如其初慈孝弟友材則多有培德以自厚不昌其後壯士溺於酒萬世同流今也何答我圖作銘或慰其母兄維金石之壽

晁君成墓誌銘

君成晁氏事親孝恭人不間於其兄弟之言與人交其不崖異可親其有所不為可畏喜賓客平生不絶酒尤安樂於山林川澤之間一世所顧治生諧偶入仕遇合蓋未嘗以經意生二十五年迺舉進士得官從仕二十

三年然後得著作佐郎四十有七以殁君成處隂匿跡
家居未嘗訟為吏及為吏極事事有不便民上書論列
甚武為上虞令以憂去民挽其舟至數日不得行使者
任君成按事弁使刺其僚君成不撓於法不欺其僚盡
心於所諉不為之作嚙矢也仕宦類如此故不逹少時
以文謁宋景文公景文稱愛之晩獨好詩時出奇以自
見觀古人得失閲世故囏勤及其所得意一用詩為嚢
橐熈寧乙卯在京師病卧昭德坊呻吟皆詩其子補之

榻前抄得比終略成四十篇蜀人蘇軾子瞻論其詩曰
清厚深靜如其為人濮陽杜純孝錫狀曰哭君成者無
不盡哀皆知名長者也子瞻名重天下孝錫行已有恥
其於兄弟交遊有古人所難補之又好學用意不朽事
其文章有秦漢間風味於是可望以名世君成之後殆
其興乎故論譔其世出游居婚宦使後有考銘詩以嘉
其志顧而不哀其不逢君成字也名某晁氏世載遠矣
而中微有諱迥者事某陵為翰林學士承旨以太子少

保致仕謚文元生子執政開封晁氏始顯君成曾王父諱迪贈刑部侍郎王父諱宗簡贈吏部尚書父諱仲偃庫部員外郎刑部視文元母弟也夫人楊氏生一男則補之女嫁某官張元弼進士柴（一作荣）助賈碩陳琦三幼在室補之以元豐甲子十月乙酉葬君成於濟州任城之呂原其詩曰

不滌雪以娉清不闔墮以徒汙林麓江湖魚鳥以為徒通邑大都冠蓋與同儳制行不羶人謂我愚人爭

也人謂我非夫彼棄也吾趨彼汲汲也吾有餘浮沈兮孔樂壽考兮不怍高明兮悠長忽逝兮不可作河濁兮濟清任丘兮佳城御風兮驂雲好游兮如平生深其中廣其四旁可以置守俾無有壞傷植松栢兮茂好對爾後之人

劉道原墓誌銘

道原高安劉氏諱恕博極羣書以史學擅名一代年四十有七卒於元豐元年九月其父渙字凝之葬道原於

星子城西以故司馬文正温公十國紀年序為銘納諸壙中其僚今翰林學士范淳夫為文碣於墓次此兩公皆天下士故道原雖不得志而名譽尊顯諸儒紀焉後十餘年劉氏少長相繼逝殁惟道原一子羲仲在論者歸咎葬非其所故羲仲以元祐八年十有一月遷葬道原于江州德化縣之龍泉以十國紀年敘及墓碣義論撰其遺事乞銘於豫章黄庭堅庭堅辭曰道原於天下獨以温公為知己温公序道原學問行義揭若日月庭

堅何以加焉羲仲三請曰遷奉不可以不書因得以先人遺事為託終不得辭則叙而銘之道原天機迅疾鑒天下記籍文無美惡過目成誦書契以來治亂成敗人材之賢不肖天文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談手畫貫穿百家之記皆可覆而不謬初仕年十八名重諸公間負其才不肯折節下人面數人短長不避豪貴諸公皆籍其名亦不好也為吏發强老姦宿負必痛繩治之一時號為能吏者多自以為不及也倦游十五年温公修資

治通鑑奏以為屬乃遷著作佐郎書未成而道原下世後七年書奏御論修書之功有詔録其子羲仲為郊社齋郎元祐七年刻資治通鑑版書成又詔書賜其家諸儒以為寵道原平生所著書五十四卷皆有事實不空言道原與王荆公善而忤荆公與陳鄘公善而忤鄘公所爭皆國家之大計與大臣之節故仕不合以濱於死而不悼嘗著書自訟曰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卞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

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已疾惡太甚不卹怨怒
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
確不移求備於人不恤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
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已
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禍
論議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已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
衆毀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
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疎闊劇

談而不辨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疆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闇識强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為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觀其言自攻其短不舍秋毫可謂君子之學矣以道原之博學强識而其蔽猶若是亦足以知學者之難也夫學也陷而入於蔽患

自知不明也自知明而不能改病必有所在故并著之使後學者得監觀焉初凝之忿世不容棄官老於廬山之下至道原而節愈高蓋亦有激云又自以源出歆向務追配前人立名於後世故傲睨萬物而潛心於翰墨仕雖不逢得其所願矣夫人蔡氏亦有賢行生三男羲仲和叔稱材器皆過人和叔以文鳴而稱篤行不幸相繼死羲仲沈於憂患不倦學猶能力其家一女嫁秀州司法叅軍孔百禄道原才行之美尚多可傳弗著著其

大者銘曰

貪夫所爭烈士所棄顯允劉君去位遂志其清近義其勇近仁砥行守節對于前人劉子矯矯執方惡圓與世齟齬曰吾道然其在閨庭恱親以孝舉按抱衾室家静好上士勤道百世之師四海温公俾民不迷温公補袞元元本本劉子執簡匪躬蹇蹇温公論政以學為原浚川積石學深其源温公忽忘劉子典學我為銘詩式告後覺

黄幾復墓誌銘

吾友幾復諱介南昌黄氏有田西山下已數世不知其所從來父晝以天文經緯言人事畸耦如神幾復與其兄甲皆授學其父試以迎日求五緯法曰先得者傳焉甲以二日幾復以六日其父曰甲可世家介可為儒而二子皆以卒業幾復年甚少則有意於六經析理入微能坐困老師宿學方士大夫未知讀莊老時幾復數為余言莊周雖名老氏訓傳要為非得莊周後世亦難趨

入其斬伐俗學以尊黃帝堯舜孔子自揚雄不足以知之余嘗問名消揺游幾復曰消者如陽動而冰消雖耗也而不竭其本揺者如舟行而水揺雖動也而不傷其内游於世若是惟體道者能之常恨魏晉以來悞隨向郭陷莊周為齊物尺鷃與海鵬之二蟲又何知乃能消揺游乎其後十年王氏父子以經術師表一世世非莊老不言予戲幾復曰孅言可以市矣幾復曰吾安能希價於咸陽而與稷下尹辯哉熙寧九年乃得同學究出

身調程鄉尉論民事與令不同而直移長樂尉舉廣州教授嶺南人士承幾復講解章句聞所未聞稍有知名者改楚州團練推官知四會縣新興民岺探自言有神下之越俗禨鬼相傳數郡推宗焉新州捕得探兄弟妻子繫治探欺野人言吾能三呼陷新州城不逞子及老弱從者以百數至城下言不效皆潰去而新州聲張以為豪賊挾衆攻城經略使遣將童政捕斬而官軍所遇薪水行商皆殺之亦檄幾復護鎗手策應幾復察童政

部曲多不法即自言經略司不隸將下得以土丁捕賊且言童政所效首級莫非王民蜑已瘞之棺斂方娠之婦一童政之禍百岑探不足云其後皆如幾復所言用薦者改宣德郎知永新縣幾復仕於嶺南蓋十年故中朝士大夫多不識知其至京師也言均減二廣丁米事頗便民諸公將稍用之而幾復死矣蓋元祐三年四月乙巳娶胡氏四子一男曰槩三女長嫁梅州司理叅軍王鎮次許嫁番禺王逵季尚小幾復孝友忠信可與同

安共危喜言天下奇士胸次塊磊不以細故輕重人蚤與詩人袁陟游亦工為五言似韋蘇州其客死達詷其棺斂又護其喪歸葬請銘焉達聞義士也尚能保祐其悍獒銘曰

嗚呼幾復信道以後時見微而不戮啟予手足子歸不辱西山之封其倩所葬太史司馬實多外孫女歸有子其似斯文

陳少張墓誌銘

君諱綱少張字也眉州青衣陳氏曾大父顯忠贈尚書兵部侍郎大父希世贈職方員外郎父諭職方員外郎知蜀州及叔父太常少卿希亮兄太子中允庸同年登進士第眉州號其所居坊曰三俊蜀州官不達乃買田葉縣而葬於洛師遂為汝州葉縣人君天資明爽竒書異聞無所不讀鋭意舉進士三絀於有司乃歎曰吾為功名乎今富貴而有功於民垂名不朽者誰耶吾為温飽乎田園豈不足哉遂沈浮里中三十餘年築居第重

堂複屋寓意於花竹間居雖富未嘗什一也方開書館欲聘奇士與游令子弟作佳進士以雪恥不幸死矣享年五十有四實元祐某年三月初九日初室郭氏天章閣待制輔之女繼室蒲氏福州閩清縣令遠猶之女六男子寧之三班奉職寬之完之舉進士宰之宜之寂之尚幼兩女子長嫁進士朱蔗次在室後九年蒲夫人及諸子乃克葬君于蜀州之墓次而寬之走陳留乞銘於予予曩為葉尉與君游相好也又與君有連其可不銘

銘曰

赫赫兮計行默默兮心亨白駒兮過隙拱木兮同聲

佳城兮鬱鬱水深兮卜吉谷為陵兮見白日勒予銘

兮詔勿伐

張大中墓誌銘

亡友張大中父太尉諱亢四海豪士所謂張退夫者大

中讀書數千卷其論説古今治亂與君臣之乖迕有事

於時者之得失至於豪傑而在山林一言一行有槩於

作者之序及文章足以配不朽之事者皆能講說貫穿數千歲間使未嘗涉其流者聞之亦粲然若撫其會予初得友於汝州葉縣知君不但學問優於人也其智慮淵泉操行氷玉為吏於窮鄉而百事裁以繩墨如居四達之衢吏胥並文而為姦因憒以售欺君鉤索深隱不縱毛髮也又善治盜其治盜時貸其魁宿作耳目跡盜之蹊迒而必得以故部中無盜然天資强毅不能以聲色下人諸公罕能知之薦君於朝者亦十數輩然其人

無國士之度不能極力推輓致君於通津故君以廕補右班殿直累官至内殿承制歷監南京左藏庫汝州石唐鎮揚州三溝巡檢定州沿山都巡檢通遠軍兵馬都監年四十八以卒初太尉喜論兵舉事風行電擊至君款厚儒者左規右矩然不臧否人物飲酒數斗論事益精明猶有太尉之風大中諱朮宗人初室侍其氏旌德縣君繼室蔡氏崇仁縣君八男子斐德州脩武令基廬州舒城主簿圭臣堂塗壘室皆進士四女子長嫁穎昌

崔德孫餘尚幼大中卒以元豐七年九月而葬以其十二月窆于太尉之域後四年塋基始來乞文碣於墓大中予少時酒友予數年來以病不舉酒而大中宰木既陰泫然流涕刻詩宰上詩曰

昔在元豐王師即戎屢奏膚公河洮西東棄矢如蓬將軍小校崇級分功鑄印不給其綬若若輿臺小子皆二千石君在通遠則優為之或啗以利曰吾忍為萬物並流金石獨止思君凜然猶有生氣躬不受祉

將在其孫子

胡宗元墓誌銘

宗元少孤自力問學年十九以進士薦於其鄉二十有五再試禮部再不利益自刻苦治經術厲操行客游高安太子中允蔡公奇其孤立以兄子妻之爲闢書館留與甥息共學旁近士家多就之者已而講授常數十百人致温飽以奉之宗元貶衣損食推贏餘以賙其宗待宗元以炊者甚衆其資樸厚出入里中詞氣自下趨人

之緩急而解其紛號稱長者迨年四十築草堂於高安之曾公嶺捐十萬錢買官書無所不讀務為汪洋無涯終日與其徒辯析義理初不經意時事藝松竹灌圃畦隱約林丘之下蓋二十年蔬町稻塍松行竹塢少壯致力而耆艾見其功始為壽藏於曾公嶺謂諸兒曰吾百歲後猶安樂此宅也熙寧癸丑里人强起之迺行應詔宗元丘墓在新喻數世矣故授臨江軍長史而歸歸則病緩然猶讀書不休頗著詩及他文章以自悼其屈於

時命後六年其子遵道登第仕吉州太和縣主簿以安
車奉宗元以就養元豐壬戌五月丁亥迄以足痺終焉
壽七十一有息八人四男子也伯曰遵度仲主簿君也其
叔曰遵義季曰章女適某郡鄒沂某郡周刊某郡羅彦
臣皆學士大夫也有季居室孫二人男格女重慶宗元
胡氏諱堯卿宗元其字也曾大父寂仕江南時為兵曹
大父腆父靜皆不及仕蔡夫人以諸子卜明年正月丁
酉奉窆穸如治命則以狀來乞銘遵道吾僚也遵度及

諸弟皆力學請銘又應禮乃作銘曰

孤童羸露勇奮厲兮求學與友甚兢疆兮義不獨豐

燕宗黨兮溫溫愉愉柔縣鄉兮牛衣懷璧自貴珍兮

老奇不耦致時命兮鬱鬱壽宮敏松竹兮平生樂只

永安宅兮

劉咸臨墓誌銘

南康劉咸臨有超軼絕羣之材諸公許以師匠琢磨可

成君子之器不幸年二十有五而卒以家難故晚未娶

後不立其毋凡哭之哀甚將卜葬咸臨于九江之原屬予為銘予觀其詩刻厲而思深觀其文河漢而無極使之言道德而要其終法先王而知其統則視古人何遠哉今若此故作銘以寄哀銘曰

和叔劉氏字曰咸臨京兆萬年而徙高安祖渙凝之棄令頹陰築屋南康汔至於今春秋八十懷寶陸沈父恕道原其學知往汗簡百世如指斯掌宦世蹇蹇不祛其藴佐司馬公著書補衮咸臨岳岳秀於林皐

爰發雷聲震驚兒曹我子我奪持論不慴其於文章似漢游俠詩則清輿欲自為家毅而雄鳴如迦陵伽石介守道攘斥佛老君得其書奉以師保介之道術暴虎救殘百謗而死危斲其棺君曰可人恐不得然我圖夏屋伐木山積耒支棟楹林火蕩熄毋曰嗟予子不亢劉宗凡曰嗟予季道不佐邦人材實難有又不遂刻詩下泉慰奬其志九江宜松窀而䕜之尚俾

松聲詠予銘詩

李元叔墓誌銘

元叔李氏諱堯臣世為長林人元叔父諱某力田治生以致富饒而使元叔從學同郡人子弟登科冠蓋行道上嘗有可顧之色元叔居太學同郡舉進士不効無以歸報因入粟調歸州秭歸縣主簿而歸未幾丁父憂終喪遂不復仕母夫人春秋高性剛識明治家有法元叔承顏養志秋毫不違內友愛二弟厚薄如砥外接士大夫賢者盡禮來者滿意以緩急叩門者未嘗辭以故也

親近交游仰之以喪葬恃之以昏嫁待之以炊者至不可數歲凶躬行閭巷飢者與粟疾者與醫揜不祭之骨至不可數浮屠人為塔廟者資之以落成去家學道者倚之以除鬚髮至不可數湖南北號曰荆州元叔云經營鄉學數年乃就不問方來之士延賢者以為師友割田宅以奉之曰此先人之志也里中少年多知詩書元叔之力也元叔天資樂易好讀書與人寡怨士大夫蒙急難之義他日或負之客有道其事元叔則笑則歎後

有謝之與歡如初元符之元夏六月朔旦入侍母夫人有不忍去之色退而諭家人曰人生或存或亡敬其所敬愛其所愛則生者可託死者無憾亡者復生存者不愧矣又常所與往來為酒食以招近者厚往以問遠者人不知其所謂其壬午過鄉校勸子弟癸未夙興又延見諸生少焉假寐不時就食諸生乃驚奔告其家家人至則起生曰趣具衣衾吾逝矣遂寐弗興享年四十有七來哭者無不盡哀初娶王氏繼室張氏庭堅姨母之

女也二子曰道曰邈其弟漢臣以其冬十二月葬元叔於月光山從先君之兆而來請銘於戎州余於元叔有連又相好實泣而銘之銘曰

嗚呼元叔有親能子有弟能兄有財能用有友能誠仁需枯骨義及孤惸是宜耋老忽其隕傾母哭妻啼以哀籲天弗責弗年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其尚信然

李仲良墓誌銘

君諱漢臣仲良字也世為荆州著姓傳其上世嘗有陰

德於其鄉里故久而不衰始君之兄元叔取余張氏姨母之女因與往來及余以史事得罪遷黔州雖平生親舊於稠人廣衆中忽有人言黄魯直皆瞠若也而余過荆州元叔問水陸所從出經理其生資至無不足然後已余在巴楚間數歲元叔遣使來衣食我留僮僕給使令恩若兄弟不幸元叔夫婦繼殁此時未識仲良也竊念流落無歸時失李氏之助也其後仲良修故事不減元叔時及余蒙恩東歸見仲良於荆州魁梧長者也與

之游久而益可喜余病荆州仲良三年一作来問疾不懈別去數日聞訃凡余與其交游莫不哀也仲良初試太學求科舉不遂乃游駙馬都尉曹詩門用公主特恩補郊社齋郎調漢陽尉獲湖中盜數十人或曰此可市美官君曰吾寧殺人以為利耶卒核實本爭漁鬬死爾再調上饒尉中書舍人姚動謫守信州民有訟水累年不直者姚心有所主名以付君推之君曰一姓專利而餒十家豈賢守意哉姚初怒而終愛之遂薦授理定令以

太夫人春秋高不行年四十有七卒以建中靖國元年十月甲寅其兆在當陽縣之月光山望其先人而不同域葬以崇寧元年正月之乙酉娶劉氏生一男二女男曰遜女皆未嫁其弟晉臣請予銘庭堅曰仲良遊不廣仕不達故可傳者少然游擇人仕擇義亦可以銘銘曰

嗟乎仲良其才可以頡頏於世其義可以長雄於鄉不展不熾一作淑奄忽就木我銘送之尚閟陵谷

楊寛之墓誌銘

公諱恕字寛之本河東人逺祖某唐末見中原亂甚將數子官於蜀因求便利田宅居之一人家於普州一人家於梓州一人家於資州三族皆以衣冠傳其舊業有諱某者以儒學有聞於蜀王氏欲官之不可遂隱約銀山閭當時以為處士之秀處士生繼安繼安生仲明仲明生翺翔君之父也君為童兒日誦千言師以為不煩我同舍生皆為不及稍長酷愛春秋左氏暇則繞楹誦之同舍生試取本窗間按之自初至終不繆一字有王

由先生者砥礪名節以教鄉閭之子弟來學者必考其素至君來欣然受之曰此諸生之表也君於書無所不覯聞人間所未見書必購取之論學取友是是非非終不以寒微貴勢奪其名實其為人言行有操治家理財皆有繩墨耆艾趨庭親年已八十餘奉養能致其樂紹聖年春正月不幸以疾卒於牖下享年六十有一疾革矣親友問焉則曰死生之說我自知顧大人春秋高人子棄寢門而去此為無窮之恨娶黄氏有子曰中師中

師之子曰綰綰以曾大父之命來告曰寬之克家子不
幸而死中師有疾不能將命敢使綰以進士馮儀狀乞
銘重言十九使此子不隨世磨滅實有望於門下問其
親黨曰寬之誠善士馮君之言不妄則許銘之綰大父
卜以元符元年冬十二月壬午葬於内江縣安養鄉西
南山之下從曾大母黄夫人之兆日迫矣銘不可緩則
敘而銘之銘曰
我行三巴林谷箐深僵卧絶壑楩柟十尋匠人營國

一購百金獨閱歲月異材陸沈用君之能渠不富貴以遠不收可笑而喟㯳櫟犧象又何足賴内江東流其山頎頎其栢其松其桯其楦從毋安宅以慰孝思

張子履墓誌銘

外兄張子履殁後十年當元符之己卯其子協奉其母史氏夫人之命以四月癸酉葬子履於蜀嚴道而來請銘曰先君和易得於自然敬畏則有家法從事二十餘年不出州縣未嘗慼嗟年五十九病在果州顧言曰吾

平生力行所聞未嘗遇知己我死汝求立言之君子銘
吾墓吾不朽矣敢以銘請於舅氏某謝不能而不聽則
為銘曰張氏本河南族姓唐末避亂而家成都成都亂
甚乃家於嚴道今四世矣家故饒財而好施歲具布褐
百稱以給老貧行之不倦施而不報以數世有諱閏者
一舉進士第前此雅州未有進士鄉里以為榮觀卒官
太常少卿贈其父琫尚書工部侍郎君諱祺子履字也
侍郎之孫少卿之子少卿蓋三娶曰胥氏追封仙居縣

君曰錢氏追封仙源縣君曰黄氏封長壽縣君君胥氏出也仙源愛其愿且死盼君不忍訣長壽未嘗許諸子迎侍而君官果州請之而行可以觀其孝矣初為邛州火井尉時少卿知韶州歎曰人子奈何遠出親側乃割俸之半以奉韶州曰極知無益且修子職在火井時甲寅乙卯邛州大饑君卹窮民以數萬茶場典吏以自盜繫獄君嘗諉此吏請圭田未入或曰此吏有善馬可取償君曰人方急難取是於我何有既而官沒其家資君

不悔也進士吳時邑子也君禮之趨然異於諸生已而時再登第有能聲士以此多之火井四考父老至今稱其廉其爲嘉州司理參軍凡獄有法重於情法難明必奏讞侍御史周尹出按屬部君上便宜六事尹歎其材會尹入奏未達京師而補外不果以聞其後以録事參軍佐簡州果州便於私而戾於法必就法戾於法而便於民必予民平生未嘗以書干上官上官亦罕知之時時作歌詩文章以自見和而不流怨而不怒者也君亦

三娶初娶史氏尚書屯田郎中安世之女再娶黄氏處士黌之女又娶史氏忠州司法叅軍襄之女子曰協長壽君於某為姑處士之女於某為從妹長壽春秋高而康强史夫人博學而能文恩親當銘况行治可紀耶其詩曰

年運而氣剛不刓其方仕蹇而心亨不汙其清有韞不發以文自揭老萊之婦能詠其夫之死靡他詩禮其孤龍門之丘在漢嚴道從先人居式追其孝

山谷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山谷集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胡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錄監生臣曹希焜

山谷集卷二十四

宋 黄庭堅 撰

碑銘碣

吏部侍郎魏公神道碑代李尚書作

魏公諱瓘字用之三司使尚書禮部侍郎贈太尉諱羽之次子贈兵部尚書諱遂之孫贈禮部尚書諱昌之曾孫章聖皇帝以太尉任計臣十有八年有勞擢試公以

吏事公幼少以風力聞更中外任使其治威嚴請老去位家居教子弟以所聞壽七十有一以禮始終子纘等十有一人奉公之喪葬於壽春以公初室下蔡縣君繼室新安縣君兩刁氏祔焉翰林侍讀學士張瓌唐公既銘其墓吳興陳舜俞令舉又狀公躬行吏考告於太史氏其後若干年公子綸以材擢守吉州思似其先人請作歌詩刻于墓隧謹按公之世出授氏於畢萬由漢究州刺史衡以來三十九傳至公名士望人不絕史公能

不替引之宜有金石勒無憾其兩娶司農卿諱琰之女
司農於公母弟也惟公立朝蒙天子識拔更守十二州
五將使節事實皆可紀士大夫多傳之故以姻亞道公
之美而無嫌其詩曰
維鉅鹿侯緜萬有魏昭猷桓簡功利長世文武開國
師用賢智有興鄭公貞觀同功㸃作司徒繩其祖風
陸沈鼎沸衣冠南奔太尉初筮起歙婺源陪臣仕主
有庸有勲公守校書未冠試吏開封倉曹初無避畏

象魏燒燈咄嗟視成内侍少公僚事擅征公以書聞論罪請懲詔取付吏府中大驚公守循州不吏拊之除用人士俾調養之土不救參令無賦之恤刑邑桂遂領轉輸男女質没蛋户口租計免請糴吏夏以蘇淮蔡江湖大河南北無有遠邇愛民卹國少常金魚持節沓禺吏宴姑息民婾蒲魚塹海新城竇墉作瀦工十一萬公私告臞人言無戎公迄奏功遷諌大夫猶以誚公鑾掠五管盡鋭廣府汲者負户五旬不去

廣人堅壁用奇走賊誘者斂袵天子歎息侍郎工曹
學士集賢還公廣州予兵五千公調兵食佐王䝟虎
望公旌旗兒得父母逃逋四歸禀給惸嫠部吏封冢
道無僵尸公作京尹政達巨室子弟卧家吏史不覿
察獄色詞取諸懷中及其機祕隙不容風有嬰其芒
齒牙為猾飛語上聞放逐待察訖無秋毫奉公如家
天子休之寵賜勞嗟議塞商胡道河六塔是非分廷
詔公閱實歸報不可卒用初謀捐二百萬商胡北流

致師鑾荆公議撫納王師禦戎不交曲直奮其武功禽獸獮之終以公策迺子順來廣府任土茘子蔗霜餘歸執政脩用咸常有凶吏沉告公包賄詔使按劾以凶即罷荆州瀘滑進官吏部為閑南陽持節安撫歸節請老杖藜角巾婆娑壽陽教子弄孫八公巖巖淮水繞宅風聲鶴唳燕御賔客既壽而藏可思不忘脫身風波委蜕於堂公之宴私左右書詩温恭好賢白首不衰庖丁之刀遇事恢恢餘地不試則有偶奇

嗚呼鉅鹿誰之不如同功一體多執事樞公窺其處曾不容車印章纍纍天奪鬼瞰啓予手足公則無憾楚望霍丘其陰維淮作公寢宫無有壞隤墓門有詩來者詔之在予後之人其有能子亦有能孫聿脩其似之

全州盤石廟碑

盤石廟者在州之西乃故全州使君王侯廟也王侯故魏城人而家開封諱世行字祖道文武自將得知已晚

用不盡其才而威惠著於清湘者也治平初天子勵精聽斷立考課法進退州郡文武吏於是全久不治湖南安撫使吳中復轉運使杜愼判官宋廸提點刑獄楊寧奏言路分闕使王某嘗任全州都巡檢儂智高反邕管時其歸師將犯闕州而北掠以獠衆壓全境吏民皆欲空壁出走某調民城守提兵阨灌陽亦會官軍破賊民至今以為老幼不失業王某之功願擢守全州天子從之侯入境全民驩呼迎道侯之為州樂易明

白順民之欲除其所惡無動人耳目事而州以大治流逋四歸樂生興事邑居野處皆不畏吏問其父老王侯之善政云何對曰前時公厨以十數卒為白望漁奪於市又以十數卒為河巡脅取行商榷賣三渡貧民或終日不得往来開内外官邸禁民無得私舍盡奪鋪戶鹽以私牙吏歲調民之封貴連賀取魚苗畜之官池又採斑竹箭簳以應使客之求吾侯以律令從事積年之獘一日蠲除我知此而已問其士大夫對曰吾侯為邦勤

民不倦而其僚奉職潔己無瑕而其吏畏脉治夫子廟與民學表孝子廬與民行治軍有犯無隱聽訟立決無留侯之子獻可登進士第民持酒相慶曰吾父宜有子也及侯卒於位民罷市相弔曰天奪吾父乎初民欲為生祠而侯不聽歿而民作廟於西盤石寺隅臨官道歲十八祠之由是而觀王侯誠良吏其享民烝嘗也宜全之士民欲刻石頌侯功德且願薦之聲歌使子孫報事不忘又不得其所託後二十餘年獻可以才擢西作坊

使知瀘州乃遣吏走黔中道全民之意噫循吏之無稱久矣故樂道王侯之政使來者有所矜式又為詩遺全民以王侯記并刻之王侯終文思副使太原郡開國侯令以子贈左中散大夫王侯為吏所至多可稱述弗著著其所以有廟於清湘者其詞曰

清湘齋沄兮上盤石作侯寢廟兮宮室丹碧事侯如生兮不以金帛丘在含山兮侯安此宅全山之下兮松栢蒼蒼至于雲來兮日遠日忘我民奉侯兮歲歲

粢嘗羔豚孔時兮魚有鯉魴黃甘綠橘兮薦清酒鼓坎坎兮吹參差侯愛我民兮乃下享之風為舟兮雲為馬嬉于川兮獵于野千秋萬歲兮無棄此邦為來者師兮我民受嘏

南園遁翁廖君墓誌銘

庭堅以罪放黔中三年又避親嫌遷置于戎州未至而訪其士大夫之賢者有告者曰王黙復之廖及成叟其人也問復之之賢曰復之學問文章為後進師表褒善

貶惡人畏愛之激濁揚清常傾一坐鄉人之為不善者必悔曰豈可使復之聞之問成叟之賢曰事父母孝敬有古人所難遜於經術善以所長開導人子弟以為師保能以財發其義四方之遊士以為依歸竊自喜曰雖投棄裔土而得兩賢與之游可無恨至戎州而訪之則二士皆捐館舍矣未嘗不太息也會成叟之子鐸以進士王全狀其先人言行來乞銘遂敘而銘之敘曰維廖氏得姓于周至唐乃有顯者唐末有仕於犍為不能歸

留為蜀人至遯翁五世矣大父君諱翰辭不受父祖田宅以業其兄而自治生因為戎州著姓生二子曰璆曰琮璆有文行而不得仕琮以奉議郎致仕恩遷承議郎累贈翰至宣德郎璆有子曰及是謂遯翁遯翁天資魁梧性重遲不兒戲長而刻意問學治春秋三傳於聖人之意有所發明不以世不尚而奪其業元祐初乃舉進士至禮部有司罷之而不慍也居父喪卒哭而哀不衰猶有思慕之色奉其母夫人溫凊定省能用典禮使其

親安焉士有負公租將就杖者遯翁持金至庭曰願以此輸逋錢免縶一士有司義而從之士俗病者必殺牛祭非其鬼遯翁嘗病親黨皆請從俗禱焉遯翁曰不愧於天吾病將已天且劓之於禱何益里中嘗薦士應經明行修詔者上下皆以為可遯翁獨不可既而不果薦識者以為然年四十遂築南園曰吾期終於此遯於人而全於天不亦可乎則自號南園遯翁幽居獨樂非其所好姻家鄰室不覿也如是數年年四十有五而卒復

之哭之曰天奪我成叟吾衰矣娶河内于氏生三男二女男則鐸次構次𢎞長女適進士李武次在室鐸以元符元年十有一月壬申葬遯翁於㸎道縣之錦屏山於是母夫人年七十三除喪而哭之哀曰諸子孫事我豈不夙夜亡者之能養不可得已嗚呼可謂孝子矣銘曰

嗚呼遯翁遯於人乃其不遂全於天乃其不窮初若泛也考於仁而同中若隘也考於義而通卒而不病於孝藹然有古人之風

欽定四庫全書

瀘南詩老史君墓誌銘

維史氏遠有世序自唐尚書吏部侍郎嚴從僖宗入蜀生德言為山南東道觀察支使因不能歸占籍於眉山生光庭孟氏時試大理評事知應靈縣應靈生著明嘉州軍事推官嘉州生溥見蜀之亂遂不出仕號江陽隱君江陽生回能詩自號知非子知非生宗簡名能知人善料事自號天和子天和子實生詩老詩老諱扶字翊正少則篤學能詩紹知非之業以貢干試於眉州又干

試於開封府皆見絀乃游瀘州杜門讀書士大夫之子
弟多委束脩于門遂老於瀘州妻子或褐不足君凞然
曰會當有足時自守挺然不妄取與有挾勢利而求交
者雖鄰不覿也其見刺史縣令鞠躬如也未嘗有私謁
既晚暮不及仕進閒居無一日廢書尤刻意於詩登臨
樽酒率嘗吐佳句壓其坐人故士君子推之曰詩老云
夫人楊氏生二子鋭鎮一女嫁進士王庸繼室杜氏生
四子鑄銅鎬銓君卒以紹聖三年四月某甲子享年若

干葬以元符二年正月癸亥其兆在瀘川之上白芀之原自天和而上皆葬眉山而葬瀘川自君始鎮有文行瀘川學者宗之竭力大事而來請銘遂銘之銘曰

人皆汲汲仰掇俯拾商財計緡脅肩求入君獨徐徐書耕筆鋤我躬則臞我心則腴縕袍後秃藜藿不肉哦詩滿屋金革匏竹瀘川洋洋樅栝其閟勒銘詔藏尚其嗣之昌

黄龍心禪師塔銘

師諱祖心黄龍惠南禪師之嫡子見性諦當入道穩實深入南公之室許以法器為之道地雲峯文悦發之脫略棄曰游戲三昧翠巖可真與之住持黄龍山十二年退居菴頭二十餘年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而没葬骨石於南公塔之東住世七十有六年坐五十有五夏賜紫衣親賢徐王之請也號寶覺大師駙馬都尉王詵之請也初南雄州始興縣鄔一作鄡氏子為儒生有聲年十九而目盲父母許以出家忽復見物乃往依龍

山寺僧惠全全名之曰祖心云明年與試經業師獨獻所業詩比試官竒之遂以合格聞雖在僧次常勤俗學衆中推其多能久之繼住受業寺不奉戒律且逢橫逆乃棄去來入叢林初謁雲峯雲峯孤硬難入見師慰誨接納師乃决志歸依朝夕三載終不契機告悅將去悅曰必往依黃蘗南禪師師居黃蘗四年雖深信此事而不大發明又辭而上雲峯會悅謝世於是就止石霜無所參决因閲傳燈至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多福曰

一莖兩莖斜僧云不會多福曰三莖四莖曲此時頓覺親見二師歸禮黃蘗方展坐具南公曰汝入吾室矣師亦踊躍自喜即應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下語百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了吾則埋沒汝也師從容游泳陸沈於衆時往諮決雲門語句南公曰知是般事便休安用許多工夫師曰不然但有纖介疑在不到無學如何得七縱八横天迴地轉南公肯之已而往謁翠巖翠巖貶剝諸

方諸方號爲真點胷見師即云禪客從黄蘗師兄處來未見有地頭者簡嶺南子却有地頭汝能久住吾亦不孤負汝師依止二年翠巖没後乃歸黄蘗南公分座令接後來及南公遷住黄龍師往就泐潭曉月講學蓋月能以一切文字入禪悦之味同列或指笑師下喬木入幽谷者師聞之曰彼以有得之得䕶前遮後我以無學之學朝宗百川中以小疾求醫章江院轉運判官夏倚公立雅意禪宗見楊傑次公而問黄龍之道恨未即見

次公曰有心首座在章江公能自屈不待見南也公立
聞之亟至章江見師在僧堂後持經問曰非心公即對
曰是揖坐而歎曰達磨一宗將掃地矣因劇談道妙至
會萬物為自己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有犬卧香案下師
以厭尺擊香案曰犬有情即去香案無情自住情與無
情如何得成一體公立不能荅師曰才入思惟便成剩
法何曾會物為已公立於是參叩鄭重南公入滅僧俗
請師繼坐道場化俗談真規矩四方歸仰初不減南

公時然師雅尚眞率不樂從事於主席求解去乃得謝事閒居而學者益親謝景温師直守潭州虛大潙以致師三辭不往又屬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起師器資請所以下應長沙之意師曰願見謝公不願領大潙也馬祖百丈以前無住持事道義相求於空閒寂寞之濵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謂之人天師今則不然掛名官府如有戸籍之民直遣五百追呼之耳此豈可復爲也器資以此言反命師直由是致書願得一見

不敢以住持相屈師遂至長沙蓋於四方公卿意合則千里應之不合則數舍亦不往其於接納潔已以進無不攝受容有匪人不保其往至於本色道人參承諮决鑪韛鉗椎厥功妙密故其所得法子冠映四海雖博通內外而指人甚要雖直以見性為宗而隨方啓迪故摭內外書之要指徵詰開示使人因所服習克已自觀悟則同體歸則無教諸方訾師不當以外書糅佛說師曰若不見性則祖佛密語盡成外書若見性則魔說狐禪

皆為佛語南公道貌德威極難親附雖老於叢林者見之汗下師之造前意甚閒暇終日笑語師資相忘四十年間士大夫聞其風而開發者甚衆惟其善巧無方普慈不闕人未見之或生慢疑謗承顏接辭無不服膺庭堅夙承記莂堪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窣堵實深安仰之歎乃勒堅珉敬頌遺美其詳則見於師之嫡子惟清禪師所譔行狀銘曰夙承記莂一作嘗承夙記

鹿野孤園衆千二百空寂而住時至乞食法王啓闕

二界為家皆是吾子實無等差宴坐經行無資生物病而須乳侍者行乞泐潭百丈住成法席國不入禪禪不入國末法住持以食為宗王官作牧驅羊西東師嘗一出歲行十二鍾魚轟轟如垢不磧脫桔以往娑婆林丘龍蛇混居雷藏電收抱道在勞不誰不汝及其震驚萬物時雨師之於道日行太空譽日之明勞而少功

福昌信禪師塔銘

禪師名知信出於福州閩縣蕭氏蕭氏以捕魚為生師幼則根慧觸事疎通無憂恚疑懼撫會而言或非里中語隨父兄在江濵輒從網中棄所得魚久之父兄為易業年十三乞身於親去家為釋子奉持頭陀甚苦山行夜逢虎師祝之曰使我得披如來衣作世間眼者當不害我虎因背去年二十有六乃誦經應格得僧服平居與衆勞侶共一手作衆作少休師則問道常有大禪老記師當為法幢蓋所游非一師最後入夾山遵之室遵

雲門偃之曾孫含光匿跡如愚似鄙惟叢林中行甚深智者可知耳師之入室不陟階漸如石投水如箭鋒相直如印印泥其深禪妙句自有録余嘗書其後云維福昌信老峭立萬仞壁於夾山影中印全提般若者也師之接人不為驚濤險崖關鎖閉距然非相應者終不得其門而入今其書具在可考而知也在夾山任直歲典座餘十年藝杉松滿山水陸不耕者皆為田住福昌寺二十一年其初草衣木食寢飯破屋數間於今廣厦不

知寒暑齋供數百人師隨事莊嚴不懈如一日或勸師
安用苦色身以徇事緣宴居養道可矣師曰一切聖賢
出生入死成就無邊衆生行願不滿不名滿足菩提師
之容行不愧斯言云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己酉不升堂
庚戌湯浴更衣辛亥卧疾問曰蚤晚曰正午矣起坐而
逝閲世五十九夏坐三十三以其月庚申道俗門人數
百葬師於福昌善禪師塔之左江陵居士劉瓘以狀來
請曰禪師道眼清淨戒地堅密願得石文以告來者則

為銘曰

巍巍堂堂首出萬物泯泯默默與衆作息誰其信之

我有密迹具此眼者百世同轍稱性之印印空成文

林泉市廛有子有孫大行所薰骨亦不朽出見世間

千萬年後

圜明大師塔銘

大師號無演出於天彭張氏幼童英烈不甘處俗年十

五棄家事承天院寶梵大師昭符符記之曰此子它日

法中龍象也年二十以誦經落髮受首楞嚴經於繼舒
舒没卒業於惟鳳文昭受圓覺經肇論於省身受華嚴
法界觀起信論於曉顔受唯識百法論於延慶凡此諸
師皆聲名籍籍師必妙得其家風然後已又從諸儒講
學於書無所不觀於文無所不能至於曲藝學則無所
不妙解清獻趙公始請師登法席師於楞嚴了義指掌
極談席下道俗如飲醇酒無不心醉如肉貫串處處同
其義味蓋於此一經心融形釋出入内外篇籍風行電

擊無不如意又嘗問道於禪師惟迪惟勝師默然心許
曰此自在吾術内矣又作大悲觀世音化相守以崇閣
極天下之掊工珍材二十餘年乃成人以為莊嚴之冠
不知師之游戲也中年喜葛洪内篇延異人譎士將以
丹石伏物皆為黄金或取其金而畔去師不悔不怒它
日遇之禮之如初此可以觀其德性也寶梵既没二親
又耄期去世乃謀南游曰吾聞南方大士有若祖心有
若克文有若善本皆命世亞聖大人也不可不行觀道

焉元符三年五月道出戎州始識之卓乎偉哉其非凡器也是歲四月甲辰憩渝州覺林禪院不疾而示化僧臘五十有七其法子曰圜曰雨曰覲曰燈曰印曰本曰巔以其年十月丙午奉師遺骨藏於寶梵師塔之西而來乞銘銘曰

蜕蟬于東歸骨于西皆我法界不憾不疑諸子矯矯不尚有造其能似之

法安大師塔銘

禪師號法安出於臨川許氏幼謝父母師事承天長老慕閒年二十誦經通授僧服則無守家傳缽之心求師問道不見山川寒暑初依止雪竇重顯顯沒則依天衣義懷雖蒙天衣印可猶棲法席數年同參皆推上之法雲禪師法秀尤與之友善以經論入微為同業參玄人不二為同門故也辭天衣又探賾鉤深靡不經歷年三十有七歸在臨川初受請住黃山之如意院破屋壞垣無以風雨師住十年大厦崇成僧至如歸乃謝去下江漢

杭二淛上天台四明泝淮汶而還所至接物利生未嘗失言亦未闕白首懷道蕭然無侶倚杖於南昌又闕寧之延恩寺延恩父子傳器貧不能守之初以為十方始至草屋數楹敗牀不蕢師處之超然縣尹裴士章欲糺合豪右為師一新之師曰檀法本以度人令不發心而强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裴以師苦言因止不為師亦住十年凡安衆之地冬燠而夏凉鍾魚而粥鍾魚而飯來者息焉以元豐甲子歲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書

勿復料簡商略為聚如共住僧數人與其一則示微疾於八月辛未終於寢室閲世六十有一年坐四十有一夏其嗣普觀營塔於後山距寺百步師平生常教勸人萬事隨緣是安樂法師之居延恩人視之不堪其憂於是法雲秀常有衆千數百説法如雲雨所居世界莊嚴其威光可以為兄弟接羽翼而天飛也以書招師云云師發書一笑而已予舊聞禪師為有道而陸沈者每歎息其無傳晚得友道人惟清清之言曰我初發心實在

延恩安公告戒策勵如父母師友中心以謂凡住山者法如是爾及游諸方罕遇如安公者以是提耳之誨不忘於心若安公名稱利養實不能與天下衲師爭衡然此自不滿安公之一笑公可作石置安公道場使來者知住山規矩當如是於是追迹行李總其化緣起滅如此而繫之以詞詞曰

三際十方心田一契威音以來諸佛所印其中種子皆本來法東西相付唯證乃知證得祖契如是而住

為萬物王是故無諍若有造作無印之契妄認界畔如空如海維此契心有無根樹問其所在則伏冒佃由初不知自本自根懷藏偽契箕其丘角一九非九謂傳容記目盲為幻醫窮子眼披如來衣作大妄語見地不真與萬物訟見境崢嶸故多諍論土牛耕石終不得稻堂堂安公是大田主絕學無為終日修行出入生死無作無造法住法位無有爭地布慈悲雲雨一味法飛蝗蔽天赤旱千里而我境界萬物有年

鑿井耕田不荷帝力安公法爾一切亦爾安公道場

來者敬禮

智悟大師塔銘

聖壽禪院僧明教大師慧表寶月大師慧雲狀其師懷

謹行業始終求乞銘余聞謹游王公戚里四十年委金

帛如山未甞留一錢褚中度門人百八十有二禮其勤

舊而敬養其罷不能内外無間言其趣操類賢士大夫

是宜銘故叙而銘之謹賈姓開封民家母劉氏方娠夢

旛竿出青囊中占曰竿出於囊萬夫之望兒不為家人子去家而有光及謹生而骨相與閭里兒異九歲依普明道者歸恭出家經梵禪律無所不學落髮而左右普明於緣事盡心力不受一毫普明沒即以謹知院事謹於經行輒作佛事皆赫赫成就治平中普明所作僧伽浮圖壞謹力新之至於躬土木之功未嘗立人之門闑者傾施其半縣官任之閱二歲而崇成繚以周廊複屋十倍其初費萬萬計於是詔廢印經院以經板十六萬

畀謹刻印賜之凡謹賜服號名及他賜予皆以行業聞
不錄錄因人也僧夏五十有九住持二十有八年如出
一日生以大中祥符辛亥九月丁酉沒以元豐乙丑十
月戊寅而葬以其十一月庚申其浮圖在祥符縣樊村
之崇臺云表有謀略處煩而知務雲佐謹夙有力謹沒
衆皆推院事莫敢承曰非表則雲而表與雲又孫辟相
先以是益知謹之賢銘曰
維智悟祥於天為法器不家傳謝斯文以游刃維德

機與事會勞而不伐丘山其成之下仞其有䌷載而歸之以躬為律杖屨其信之孔欣孔時乖寡者順之以彼易此士夫或吝之有似有續我銘以洵之

非熊墓銘

非熊豫章黄氏仲熊其名非熊其字也先大夫之幼子以至和歲乙未月乙酉日丙申時辛卯生於臨菑先大夫以歲月日時參伍以歷家為吉祥以為門戶所寄兒時黟黑腯肥甚可念先大夫捐館舍於康州非熊方四

歲為其幼孤太夫人不忍以嚴治之故非熊知學最晚
然性資豪舉落筆成文不肯為人下於儒生藝事無所
不學雖不造微要皆略能也家貧嫁四女弟以故兄弟
例昏晚伯氏元明責大父時田為非熊娶舒城趙氏婚
禮成而非熊不說竟棄去由是頗浮沉於酒中亦自恃
其命曰我生日在庚辰在卯歲庚午天地合我終富貴
得意婚大家於是自强屛酒不游刻苦琢磨欲以怪奇
鈎致禄仕久之宗室汝州防禦使仲爰聞其家世欲以

女子之而非態不幸病死矣得年三十有六有衘不祛此日者誤之也嗚呼非態欲仕而不偶雖婚而無後孤先大夫之心予兄弟執其咎無所歸怨維其不壽

叔父和叔墓碣

黄氏自婺州來者諱瞻以策干江南李氏不用用為著作佐郎知分寧縣分寧吴楚地犬牙相入處也著作為縣使兩地民不得相侵陵水旱相移食故湖南馬氏亦授以兵馬副使將楚兵者二十年其後吴楚政益衰著

作乃去官游湖湘閒久之念山川重深可以辟世無若
分寧者遂將家居焉而葬於白上著作生元吉豪傑士
也買田聚書長雄一縣始宅於修溪之上而葬於馬鞍
山馬鞍君生中理贈光祿卿光祿始築書館於櫻桃洞
芝臺兩館游士來學者常數十百人故諸子多以學問
文章知名黃氏於斯爲盛而葬於雙井光祿生茂宗字
昌裔昌裔高材篤行爲書館游士之師子弟文學淵源
皆出於昌裔祥符中國學試進士以木鐸賦有司以王

交為第一而黜昌裔昌裔抱屈歸次尉氏遇翰林學士胥公偃見昌裔賦大驚與俱還以昌裔賦示考試官曰使舉子能為此賦何以處之皆曰王交不得為第一矣胥則以實告諸公相顧絶歎考校時實不見因懷賦上殿有詔特收試及試禮部參知政事趙公安仁翰林學士劉公筠擢昌裔在十人中登科授崇信軍節度判官流落不偶卒餘杭而葬於雲岩潭上崇信生育是為和叔和叔為兒童時伯氏長善將諸兒出教天驟雨長善

問諸兒曰在而雨落翁與媼相撲。此何等語和叔率爾
對曰陰陽不諧耳長善大喜因命東和叔馬先諸兒和
叔博記覽為文辭立成性真率論事無所廻避稱獎子
弟文行如出於已嘗試於有司不利因不復出力田治
生守先人之業獨至今其平居田間亦未嘗廢書雖不
光顯能世家矣享年五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娶游氏
子男四人曰公麟曰公虞曰公驥皆為進士曰仲愈早
卒女二人適建昌録事參軍余宏進士夏禹和叔卒於

熙寧二年八月而葬以其十二月兆於修口之原元祐八年十二月諸子乃克礱石碣於墓上庭堅實泣叙始終而為碣係之以詩詩曰

家有藏書使人多聞先人之澤束手不温嗚呼和叔白首方册泉涌於筆不疚於吃萬金之產一子傾之前無以扃之後無以承之嗚呼和叔司田以迹我耜我穡以燕孫息修水濟泫源若甕口達於江漢不閉其久嗚呼和叔松檟在疊澤爾本根茂於子孫

蒲仲輿墓碣

府君諱遠猶字仲輿本河中寶鼎人在唐爲仕家從僖宗幸蜀而失其官遂爲成都民故曾大父勲大父裕父亮皆老於田府君少而能賦與女弟幼芝俱有聲於劍南幼芝嫁成都張俞學問文章與其夫抗衡而府君亦登慶歷六年進士第中州士大夫聞蒲君與女弟並時有文以比前世班固馬融翕然稱慕之府君詞賦甚嚴學詩易太玄皆從蜀之大儒講授有師法命奇不耦爲

綿竹尉移集州梓州司理繼丁内艱皆不行服除久之不出益自刻苦於文學不以不逢故懟而沉沉田里間也父老期以遠大後數年乃勸之就調河南尉薦為臨晉令移閬清令病綬不能拜移疾去而沉舟於長風沙幾死旅次齊安蘄春蓋二十餘年有田不能百石遂以耄老亦可以知其寡求而易足也有文十帙藏於家生於大中祥符之辛亥歳歿以元祐之壬申年夫人張氏尚書駕部郎中和之之女前府君三年卒葬蘄春南之

瀆山下二男曰穆曰稷二女稼眉山陳綱河南王蒙亨前一歲自爲石誌曰人謂我不逢我豈不自知生不病寒餓年踰八十亦乾坤中一幸民若死則以茲石埋我穆等既奉治命以明年正月二十八日舉府君之柩合於張夫人之丘又乞文於其友黃庭堅碣於墓次俾來世勿翦其松柏焉

宋粹父墓碣

宋粹父没後二十有四年其子澤乃克葬於葉吾友陳

祐純益實為之銘澤與其黨謀曰先人中明而表晦既得陳先生銘諸幽又得吾舅氏文碣於墓其可以無悔乃來乞文謹按宋氏管城人有諱白者為翰林學士承旨吏部尚書贈太尉謚文安公者君之曾大父也以文章顯於時其後儒學稍衰至君天資撲茂蚤失皇考虞部君居喪治葬故有成人之風人曰文安其有後乎安貧養母不治生業篤於詩書或顛倒冠裳而性淡然於流俗而追古人與之游或見笑於閭巷而長者稱之伯

父光祿君欲仕以官君不受而推其兄琬已而舉鄭州進士第一享年三十一不及仕而卒夫人管城張氏生一男子澤也張夫人與余皆戶部尚書李公擇之甥故澤謂余舅也余少與龍城王達夫該海昏洪德父民師李安詩攄及粹父游皆外兄弟也其人皆有操行埶文於余有切磋之益今皆棄余而死矣而余白首落蠻夷中衰棄不復能文喜澤之能持門戶為宋氏故與碣文君諱班粹父字也其文曰

猗嗟宋子柔而不靡重而不忮不規其細不瘵其義惟其閑閑是其桓桓閑閑可及也猶有覬焉桓桓不可及也予不疚焉

徐長孺墓碣

徐長孺姑蘇孝友文學之士也幼少刻苦讀書多見博聞不肯下首作當時進士語故數不利於有司乃刻意作詩得張籍句法娶江南高士劉渙凝之之女亦有賢行熙寧初與夫人歸寧於南康不幸病卒於婦氏年四

十矣有兒曰武才數歲劉夫人念兒幼未可歸乃旅殯於南康之僧舍後十五年武始能扶其柩歸於六合是時君母彭城太君劉氏春秋高莫敢議窀穸事崇寧二年彭城既合葬於金紫之塋劉夫人及武乃亦葬君其縣之馬鞍山君諱彥伯長孺字也父諱執中尚書屯田郎中以季子戶部侍郎彥孚贈金紫光祿大夫金紫初室龍圖閣直學士鄭公向之女繼室尚書職方郎中劉公立言之女長孺鄭出也戶部劉出也使武能立長孺

門戸以粦祭者皆戸部之志也於是武以戸部任為永州司法參軍武有二子曰望曰説孩童而機敏劉夫人耆老康强乃謀曰汝先人不可以不銘故使來乞銘而碣諸墓則叙而銘之謹按徐氏初非姑蘇人唐末避亂去彭門而家於揚州之六合者既數世矣而金紫遷姑蘇雖田宅在姑蘇猶反葬於六合云銘曰

生故之艱不可忍言無禄無年有銜下泉其子其孫尚迪有造刻詩墓門俾來有考

章明揚墓碣

章君庭字明揚分寧縣之石觀人石觀與余所居雙井阻一溪余在雙井明揚略無數日不來來則昭嘯劇飲夜醉驅馬涉溪而歸未嘗見其有憂色也余家有急難明揚未嘗不竭蹷而趨事且不咄嗟而事皆辦鄉有鬬者明揚必揚臂於其間排難解紛使皆意滿謝不直而去余嘗與鄉長者評其人似長老大俠高陽酒徒顧天下安平詼詭譎怪之士虛老田野亦無足怪也元符之

元夏六月明揚之子如壎以書走戎州来告明揚死矣且曰將死謂如壎以余之死累黄魯直余為之出涕而為文碣其墓其文曰

鄗夫舌反平地蹇嵼明揚坦坦鄗夫嗟咨戚老羞早明揚熈熈鄗夫乾沒刮利次骨明揚安拙鄗夫在堂校短量長明揚一觴醉不憒亂簡不癈弛稽古不售教子雪恥四十蓋棺人謂之短吾謂之長彼昏耋老人謂之壽吾謂之殤夫人某氏羞其蘋藻如壎如篪

尚克有造石覲之峨松竹造天下宮其洄洄何千萬

年

山谷集卷二十四